

认知隐喻理论视阈中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

杜 佳

(南京审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隐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词汇是语言习得的基础,词汇教学是二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对二语词汇习得和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外语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隐喻认知能力,这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以及二语教学的水平和效率。

关键词:认知隐喻;二语习得;隐喻理论;词汇教学;概念隐喻

中图分类号:H31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4-0079-05 **收稿日期:**2011-03-21

作者简介:杜佳(1978—),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法。

基金项目:南京审计学院 2009 年度院级科研课题(NSK2009/B31)

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metaphora,原意为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一种“传送、转换”,即在两类不同的事物(本体和喻体)之间进行含蓄地比较,以表明相似或类似的关系^[1]。简而言之,隐喻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这个认知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它把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作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人们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近年来,隐喻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尤其是隐喻的认知功能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语言中隐喻特征的分析对揭示语言运转的本质与特征以及对语言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认知隐喻理论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理论在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和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语言与认知隐喻

(一) 语言的隐喻本质

隐喻不仅是语言的装饰,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认知世界和思维的方式。认知活动是通过语言与思维来进行的,而语言与思维归根结底具有隐喻的本质^[2]。同时,隐喻思维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语言,于是体现人类思想与文化的语言不可避

免地带有隐喻的烙印。有关隐喻在语言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也有全新的描述。哲学家 Gasset 说:“隐喻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具语言生成力的力量。”语言学家 Weinrich 认为:“事实上,每一个词都可能拥有隐喻意义,每一个事物都可以通过隐喻来表达。”^{[3]44} Derrida 指出,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3]50}。由此可见语言是隐喻性的,语言和隐喻相辅相成。我们感知世界所需的概念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隐喻性的。隐喻不是游离于语言之外的一种装饰品,而是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语言的关键所在^{[4]29}。在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的著名演说中,演说者大量地使用了生动的隐喻,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认知和修辞效果,如“beacon of hope”(希望之灯塔)、“manacles of segregation”(种族隔离之枷锁)等等。隐喻大量地存在于语言中,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二) 隐喻的认知本质

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现象。然而,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人类思维和行为的认知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发

们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逐渐认识到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有时还要发挥联想力和创新力。人类通过隐喻与外界构成一种互动式认知关系。为了深刻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人们本能地寻求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似点,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具体的、有形的概念来认识、经历和对待无形的或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从而创造隐喻,发展语言。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的新理论,标志着隐喻研究已从传统的辞格和语义研究进入新的领域,即隐喻的认知研究,将理性和想象结合起来。作为人们语言、认知、经历、思维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具有认知本质。

二、二语词汇习得中的隐喻问题

(一) 二语词汇习得的认知观

语言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与人类的大脑活动和心理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认知理论,一个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由最初简单的认知逐渐组成复杂认知网络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因此,在词汇学习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将已有的知识作为认知前的一种准备状态,另一方面又积极作用于认知过程,激活大脑中已有的词汇网络,进行识别、分析、连接,实现“精加工”,从而形成更为全面的词汇网络,提高词汇能力。二语词汇习得是一种认知活动,应该遵循认知规律。

词汇使用的动态性决定了词与词之间、词义与词义之间有着各种天然的、隐性的联系,这是本族语者词汇能力的一部分,二语学习者很难获得。因此,在二语词汇习得领域,我们提倡一种能够增强学习者认知处理能力的认知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其主体的联想作用,以提高其词汇推理能力,即学习者在构词、语义变化、词汇-语义网络等方面的知识,这也是二语词汇习得的根本目的。同时,学习者习得抽象词语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需要具备能够用词正确指称周围世界和社会的词汇指称能力(referentiality)以及能够理解词的构成、派生和语义变化等心理机制,能够感悟和产出新词的词汇推理能力(ferentiality)^[4]。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

其系统性、认知机制、词语意义转移和演变的隐喻性解释给二语词汇习得以重要启示。

(二) 认知隐喻理论与二语词汇习得

词汇学习在二语习得研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之前有关词汇习得的研究大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的,现在心理和认知的角度为该领域的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与此相关的课题有心理词汇、联想和隐喻。Ullmann 指出,隐喻是“词义产生的主要理据,是表达的机制,是同义和多义的来源,是强烈感情的释放口,是填补词汇缺口的方法”^[5]。隐喻导致词语的多义性。从语言的发展和修辞功能上讲,隐喻是用一个异质而同值的词语替换在常规词序中应该出现的词语,通过联想和映射,抓住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用另一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也就是说,大部分多义词可以看作隐喻化的结果^{[6]24-25}。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相对于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和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来讲都是极其贫乏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充分表达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隐喻,即发现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另外,新出现的事物在现有语言中没有恰当的词语来表达,人们也常常通过隐喻化的手段用已有的熟悉的事物来描述新生事物。

二语习得领域有关词汇的研究文献表明,二语学习者习得词语时最初都经历翻译或转换的过程。比较成熟的解决这一问题方案是二语学习者应该经历像习得母语一样的历程^{[6]29}。这意味着二语学习者也应该经历隐喻化的心路历程。严格说来,词语一旦脱离了它原来所属的范畴用于新的语境,隐喻便出现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说,隐喻性语言的使用符合人脑记忆的经济原则。词语已有的词义通过延伸域扩展派生出新的词义,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词汇表达无限的思想。隐喻尤其是概念隐喻对二语词汇的语义演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隐喻能力的提高对扩展二语词汇量、增加词汇深度以及提高二语词汇使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利用认知隐喻理论来指导二语词汇习得,能提高词汇习得的速度和效率。

三、认知隐喻理论在二语词汇习得中的应用

隐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应用。社会、历史等外因只能说明词义发展的必要性,认知因素

才能说明词义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可能性,而推动词义发展的主要认知动因就是隐喻。认知隐喻理论在二语词汇习得中的应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利用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与差异性

不同语言中存在概念隐喻的共性或相似性,这有利于学习者对词汇修辞意义的理解。由于部分隐喻的存在是跨文化、跨语言的,学习者从中能联系到本族语言的思维模式,可以缩短语言间的心理距离,这样有利于发挥语言学习的正迁移作用。实践证明,此种方式更易被学习者接受和记忆。我们对比英语和汉语,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如: add fuel to the flames——火上浇油; a good medicine tastes bitter——良药苦口; swim with tides——随波逐流。如此一来,学生借助其已有的知识体系,将在母语中潜在的无意识的隐喻认知方式转化为目的语习得中的有意识的感知、思维,从而实现理解性记忆。因此,学习者要学会挖掘语言表层结构下的深层次思维模式,善于透过语言现象寻找并总结隐蔽的概念隐喻,再从概念隐喻联系到相应的语言表达,从而逐步培养隐喻的应用能力^[7]。

同时,隐喻映射来自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存在巨大差异性,这些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蝙蝠”(bat)在中国民间被当作富贵吉祥的象征,其原因是“蝠”字通“福”,人们取其谐音,将它作为喜庆的标志;而在西方,“bat”则是不吉祥的代名词,与之相关的谚语和习语也大都表达贬义,如“as blind as a bat”(有眼无珠)。以隐喻方式习得词汇时,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思维方式都应予以充分重视和考虑。可见,隐喻语言是语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好地解释认知隐喻理论才能更深入地揭示语言的本质,进而对词汇的出处、形成、比较、用法等有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记忆和运用才能更加深刻和纯熟,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二) 利用隐喻掌握一词多义

众所周知,英语不仅词汇丰富、构词能力发达,而且其日常用语大多数是一词多义的,因此英语学习者应该经历像母语习得似的隐喻化历程,从这种意义上讲,英语习得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使隐喻在学习者的脑中复现。认知语言学认为,支配着一词多义意义关系的原则是语义的隐喻性

映现^[8]。

多义词的不同义项构成一个以原型为基础的意义网络,类似的分析和解释可以减少学习者死记硬背造成的记忆负担,有助于他们透过英语的表层形式体会异语民族的思维特点和概念模式,将有些看似互不关联的词语与其反映的底层概念结构联系起来,这对于理解某些惯用语或隐喻表达的意义来说效果尤其明显。例如,人体部位的词常被用来喻指其他意义。

head: head of department; head of a page;
head of a flower; head of a syntactic construction

eye: eye of a potato; eye of a needle; eyes in a
flower; eye of a hurricane

mouth: mouth of a river; mouth of a cave;
mouth of a hole; mouth of a tunnel

这类词核心意义的隐喻性延伸使得它们的修辞意义在语言使用中确立下来,并成为该词的固定意义。可见,认知隐喻理论的观点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词汇知识是如何得以构建和习得的,而且对二语词汇教学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 利用隐喻的义项图式进行词汇的意义建构

现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知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我们已有的认知结构的相互作用,这种认知结构就是一种图式^{[9]170}。近年来,随着学习理论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习者为中心”,词汇习得的观念也应该随之改变。交互式的学习理论将词汇习得视作一种认知的、发展的和社会建构的任务,是一种在语境中建构意义的动态过程,远远超出了仅仅对于词汇表面意义的理解。

词汇可以唤起图式,而概念隐喻又将图式映射到其他图式之上,因此词汇可以激发隐喻性的理解,隐喻是词义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如“head”的词义之间就具有明显的隐喻,其最基本、最初的意义是表示“人或动物的头部”,其他义项因与这一义项具有某种关联(隐喻或转喻关系)而成为同一语义范畴。这些义项之间的联系建构如图1所示(其中 M = metaphor, Me = metonymy)。

当然,这不是词义的全部,更不能囊括所有词汇的全部用法,但它不仅表明了义项之间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人的认知规律以及词义发展与认知的

关系。通过这样的策略,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学习者的记忆困难,同时还可以轻松地扩大他们的词汇量,使学习者在词语运用方面更符合英美人的思维习惯,语言的运用也将更加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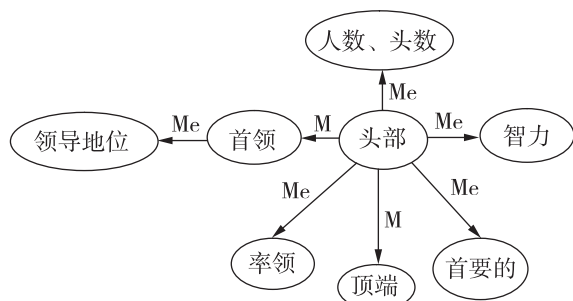


图1 head的词义演变

(四) 建立基于概念隐喻的词汇网络

语言系统中任意两个词语之间都有发生关系的可能,隐喻能改变现有的某种语言方式,从而改变人对世界的认知,它充满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充满创造的机会^{[9]173}。二语词汇习得的一个误区是,学习者在学会了一个词的本义(原型意义)之后就想当然地以为学会了这个词,因为词原型意义的突显性会占据学习者的注意力,使得学习者失去了习得该词其他义项或用法的动机。概念隐喻利用其系统性在某一概念隐喻下汇聚具有相同或相似投射映现的不同词汇,从而构成一个词汇场,这个词汇场内的词汇具有相同的潜在的概念隐喻,从而构成了一个词汇模块^[10]。

对词汇构词作隐喻性解释,尤其是对英语中大量的转义、转换、词缀和复合等进行剖析来解释和扩展词汇,是词汇习得的有效策略之一。如“cloud”(云)和“fog”(雾)可转义为“疑团”和“困惑”;“trap”(陷阱,名词)可转换为动词,意为“陷害”;添加某些后缀构成隐喻词,如后缀“-like”(childlike, lifelike);复合而成的隐喻词,如“computerspeak”(计算机语言)、“bureauspeak”(官僚语言)等。英语词汇构词手段相当丰富,规律性强。在学生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积累了相当的感性材料,对英语词汇的内部结构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他们如能利用隐喻理论知识对单词的结构进行剖析,尽可能使其意义化,对扩大词汇量,增强词汇辨析能力、猜测能力,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隐喻能力培养方略

对目的语的词语掌握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学

习效果的主要标尺,就二语词汇习得而言,“通过已知认识未知”的能力对于二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二语词汇教学绝不仅仅意味着词汇单位在数量上的简单累积。“隐喻能力”(Metaphorical Competence)是丹尼斯(Danesi)于1993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用隐喻方式说话是人们讲本族语能力的一种基本特征,隐喻能力是人们熟练掌握一种语言的重要标志^[11]。为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该认识到隐喻意识与词汇教学的关系,把隐喻能力的培养作为学习者词汇能力的培养目标,加强学生对隐喻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以提高二语词汇习得效率。在这方面,外语教师可以有几点尝试。

(一) 明确目标,选择合适材料大量练习

教师要在教学中明确隐喻教学的目标,区分隐喻类别,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阶段和难度,选择合适、含有丰富隐喻表达的语言材料,让学生广泛阅读,经常让学习者进行隐喻练习,如让他们阅读小说、散文、诗歌等材料,这些文学作品中含有很多的隐喻表达,能给人以较多的启迪,引起丰富的遐想,可以增强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对隐喻能力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教师也要充分考虑隐喻性信息输入量和频率设置以及对隐喻语言的处理方式。

(二) 引导学生正确推断词汇隐喻意义

教师要积极地给予学生在词汇讲解、概念隐喻总结、隐喻语言使用练习等方面的指导,以隐喻为媒介,有效启发、培养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及掌握能力。学生不仅要知道语句中词汇使用了隐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能对该词作出正确判断,这时教师应该调动他们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对词汇进行理解,并鼓励他们敢于发挥想象力,尝试运用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培养其隐喻认知能力^[12]。

(三) 加强学生文化知识,注意跨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语言都是人类不同文化的体现。隐喻能力具有跨文化、跨语言的复杂性,一些英语隐喻含有一定文化含义,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导致学生难以理解词汇隐喻意义的重要原因之一^[13]。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多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文化知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教师还必须考虑到本族语的影响,要对比英语与本族语中对应词的意义发展方式和轨迹。如汉语中的“败走麦城”和英语中的“meet one's Waterloo”,

前者起源于三国故事中关羽兵退麦城,后者则起源于拿破仑战败滑铁卢城,二者喻义相同,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中国人历来把政治斗争看作一台戏,汉语中素有“官场如戏场”的俗话,故中国的官员就职、离职分别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略有夸张的计划就会被称为“唱高调”,还有什么“幕后策划”、“粉墨登场”等。虽然莎士比亚也曾借着他的喜剧人物之口把整个世界比作舞台(All the world's a stage),说男男女女都是演员(players),有出口(exits),也有入口(entrances),但他的隐喻是建立在整个人生的意义上的,这种隐喻的内涵意义显然与汉民族的“官场如戏场”大相径庭。可见,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感,并考虑到学习者的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因素,诱导、改变、维持和加强学习者的心理准备。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逐步获得隐喻的敏感性和隐喻意识、培养隐喻能力以及隐喻语言使用的自觉性。

总之,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中开始最早、困难最大、结束最晚甚至无法结束的一项任务。在词汇教学中,我们要努力培养二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因为隐喻能力与词汇习得是相互促进和提高了的,这对于语言能力的掌握、交际能力的提高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提高语言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外语教师要提高隐喻教学水平,生动形象地教授英语词汇,提高学生上英语课的兴趣。学生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隐喻学习和练习,努力提高自身的隐喻能力,真正掌握英语。

参考文献:

[1] Bobrow S, Bell S. On catching on to idiomatic expres-

- sions [J].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3(1):343-346.
- [2] Kellerman F. Transfer and non-transfer: where are we now?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2):37-57.
- [3] Lam Lai-chuen. Conceptual fluency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hinese ESL learner's production of OUT and UP particles in English verb particle constructions [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44-50.
- [4]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16.
- [5] Ullmann 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 Blackwell, 1962:212-213.
- [6]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24-29.
- [7] 蔡龙权. 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J]. *外国语*, 2000(6):6-11.
- [8]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Penguin, 2002:269-293.
- [9] Danesi M. *Semiotics in language education*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170-173.
- [10] 文秋芳. 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束定芳. 语言的认知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525-537.
- [12] 唐燕萍. 浅谈外语教学中隐喻思维能力的培养 [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6(4):40-42.
- [13] 汤晓云. 概念隐喻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 [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6(1):80-82.

(责任编辑:黄 燕)

Cognitive Metaphor and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DU Jia

Abstract: Metaphor is the most basic cognitive way of human being. It's the prevailing phenomenon of language. Vocabulary is the basi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vocabulary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metaphor is very meaningful to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ask is to develop students' cognitive competence, which can improve learners' language competenc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teaching a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cognition metaph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etaphor theory; vocabulary teaching; conceptual metaphor